

有没有超级恐怖的鬼故事？

这个故事是我听村子里的老人们讲的。

九十年代的时候，邻村有个叫秀芝的小媳妇，娘家是外地的，嫁过来后没多久，就生了个女儿，家里男人去了外地打工，每年能赚不少钱，秀芝一个人带着女儿虽然辛苦，但好在家里不愁吃喝，逢年过节还能扯几尺布做身新衣裳，给女儿买件花裙子，所以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。

然天有不测风云，秀芝女儿五岁那年，流年不利，遭了一场邪灾，险些丧命。这件事还要从她家附近的一口井说起。

那口井在一棵老槐树下，是口废井，荒废已久，井上压着块巨石，周遭长满了荒草，看起来阴森森的，人从井旁走过，常常会觉得凉飕飕的，不禁打个寒战，这也更让这口井显得阴森可怕。

而且让秀芝奇怪的是，村子里的人对这口井似乎很忌讳，逢仲夏暑天，村人们喜欢聚集在大树下乘凉，七嘴八舌地拉闲话，井旁边的那棵老槐树枝繁叶茂，下面凉风习习，乘凉避暑最合适不过，但却从来没见过有村人在那里乘过凉。

有时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在那口井附近玩耍，大人见了总要沉着脸，火急火燎地把小孩子们叫到一旁，压低了声音呵斥一番，似乎那口井里有什么吃人的可怕东西。

秀芝也曾问过自家男人那口井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被石头给封住了。她男人却支支吾吾地含糊其词，死活就是不肯给秀芝说，只是说那井邪性，让她以后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那地方，这让秀芝对那口井更加地好奇起来，心里却又隐隐有些害怕，怀疑那井里真的藏有什么骇人的东西。

秀芝平时没事是不会去那口井附近的，有时不得已路过，也会远远绕开，但那井附近有条小河，村里人洗衣服都会去那条河里洗，站在河边，回头就能看到那口井，每次洗衣服，秀芝总觉得身后井的方向有人在盯着自己看，每每回头，却又什么都看不到。

一次大雾天，秀芝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那种奇怪的感觉又来了，她忍不住回头朝着井看去，透过浓雾，依稀见井沿处站着一个人，很矮，似乎是个小孩子，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面孔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容貌，像是个小女孩，头上扎着俩小辫儿。

秀芝吃了一惊，这大雾天的，谁家的小孩自己搁这里玩耍，还是说……

「那娃子，你咋自个在这儿？你家大人呢？」秀芝强忍住恐惧，朝着小孩喊道。

小孩没什么反应，还是静静地站在井边，似乎在盯着她看，秀芝有点慌了，心跳得厉害。

「正常的娃，咋会不搭个话嘞？」秀芝心想不会是自己看花了眼吧，她咽了口唾沫，壮起胆子慢慢朝着小孩走去，想要确认一下。

等穿过浓雾来到井前，眼前的雾气恰被一阵风吹散，雾气后面什么都没有，秀芝长舒了一口气，暗笑自己疑神疑鬼，转身刚想要离开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。

「嘻嘻……嘻嘻……」是个小孩子的笑声，声音稚嫩而又天真无邪，然而这稚嫩的笑声在这大雾弥漫的阴森之地却显得极为可怖。

而且这笑声，似乎是从被巨石封住的井里传出来的，秀芝顿时被吓得头皮发麻，撒腿就跑，连河边的衣物都没来得及拿，一口气跑到家仍心有余悸。

此后她对那口井更加恐惧，连去河边洗衣服都要和别人一起。

女儿出事的那天，秀芝又去河边洗衣服，过去她都是和邻居家的一个小媳妇一起去，女儿则交给邻居帮忙照看一会儿，可那天邻居一家去了外地探亲，秀芝只好自个带着女儿去洗衣服。

却没想到衣服洗完后，回头一看女儿却不见了，一个刚满五岁的孩子，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她赶忙火急火燎地找，当找到那口井附近的时候，她猛地愣住了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那口井上压着的石头，不知道被谁给掀了下来，那块石头又大又沉，几百斤重，村子里怕没人能掀得动，到底是谁干的？

来不及细想，秀芝赶忙跑到井边往井里一看，顿时心就被揪住了，她女儿果然掉到了井里，但万幸的是人还没沉下去，在井水里浮浮沉沉地挣扎着，她让女儿不要怕，抓牢井绳，然后自己去附近叫人。

却没想到平日里熟络的村人一听她女儿掉到了槐树下的井里，顿时都变了脸色，推托着不肯帮忙，秀芝又气又急，不知道村人这是怎么了，正心急如焚的时候，幸好碰到邻居一家探亲回来，邻居家男主人叫柱子，和她家男人是从小光屁股玩大的，称兄道弟，关系很好，听说她女儿掉井里了，二话不说便下井将她女儿捞了出来。

小女孩被捞上来后倒也没有哭闹，很乖巧地站在一旁玩自己头上的花头绳，秀芝见女儿没事，安下心来，给柱子道了谢后就领着女儿回家了。

但让秀芝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女儿就有点不对劲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聪明伶俐了，反而整天死气沉沉的，就喜欢一动不动地自个待着，有时喊她也不答应，还喜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人看，嘴里不时嘀咕着别人听不懂的话，行为举止很是异常，与以前判若两人。

秀芝觉得女儿是不是掉井里被吓着了，就给她喊了几次魂，也没什么用，又带她去看了大夫，给开了一堆的药，吃了病情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有时半夜会坐起来歪着脑袋盯着秀芝看，秀芝好几次被吓得魂不附体。

女儿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秀芝天天愁眉不展，这事没过多久就被邻居知道了，邻居家的婆婆私下里就告诉她，说孩子掉进去的那口井啊，邪性，孩子保不齐是得了虚病，要她实在不行，就出了村子往南走三十里，到一个叫二道坡的村子里找一个叫李姑的人，那个李姑是给人看事的，也就是俗话说的神婆子，据说给人看事非常的灵验。

秀芝一时也没其他什么好办法，于是就带着女儿找到了李姑，李姑家宅院不大，外面看就和普通的村民家一样，门外还挂着晒干的玉米，进门之后院子正中间放着一座香炉，里面有层厚厚的香灰，而堂屋里则青烟袅袅，烟雾缭绕，李姑正在焚香拜神。

李姑五六十岁的样子，看相貌就是一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也没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，她见家里来了人，很客气地倒了杯热水，递给秀芝，让她坐下歇歇脚，有事慢慢说。

秀芝一边喝水一边就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了李姑，李姑看了看孩子，又掰了掰她的眼睛，见孩子双目中各有一条红线，脸上神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。

秀芝见李姑脸色不好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忙问孩子这是咋了，李姑说这孩子赤瞳，双目有红线，看来确实是被一些脏东西给扑了，害了虚病。

不过嘛，李姑顿了顿，又接着说道：「倒也不打紧，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做，孩子就不会有事。」

李姑告诉秀芝，赶紧回家找只养了五年以上的大公鸡，用针刺破鸡冠子，取出几滴鸡血来，分别滴到闺女的双肩和额头，然后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大公鸡放到屋里。

李姑说，这人的身上啊，有三把阳火，分别在双肩与额头位置，可以驱阴克邪，让一些脏东西无法靠近，但身虚体弱的人，或者是老幼妇孺，身上阳气不足，阳火不旺，就容易被一些邪祟盯上，扑了身，害了虚病。

而鸡是鸣日追阳的家禽，最克阴邪，故有鸡鸣破阴的说法，鸡冠子上的血，更是至纯至阳的东西，饱含阳气，将鸡血滴在人的双肩与额头，就跟往油灯里续上油一样，可以让阳火烧得更旺。

那脏东西在闺女的身体里被三把阳火烧上一夜，不死也得元气大伤，第二天清晨鸡再这么冷不丁一叫，任它多厉害的邪祟，也得给它吓破了胆，魂飞魄散不可。

秀芝听了李姑的话，这才稍稍安下了心。那个年代的农村，谁家不养几只鸡，五年的大公鸡也不稀罕，秀芝找了一只来，按照李姑说的，取出了鸡血，但在往女儿身上滴的时候，却出了状况。

那鸡血一滴下去，哧的一声就化成了股气，就跟水滴在烧得通红的炉盖上一样瞬间就蒸发了，连个痕迹都没能留下，连续滴了多次，都是这样，鸡血取了三四回，把个大公鸡疼得到处乱窜，再不复刚来时威风凛凛的样子。

秀芝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，往女儿双肩与额头各又滴了几次，觉得也差不多了，就哄着女儿睡着了，而她自己却近乎一夜未眠，只盼黎明早点儿到来，女儿赶紧好起来，将近五更的时候，才忍不住沉沉睡去，等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。

她赶忙望向女儿，想要看看女儿怎么样了，却见女儿正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她起身来到女儿身旁，眼前的景象让她不寒而栗，险些夺门而逃。

女儿的手里提着那只大公鸡，而大公鸡的脖子已经被扭断了，头耷拉着，鸡血不断地滴下来，淌了一地。

女儿就这么提着鸡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秀芝，嘴里咯咯地笑着，笑得秀芝头皮发麻，秀芝是又怕又急。她眼见女儿变成了这么一副模样，性命堪忧，一时也顾不得害怕了，伸手将女儿手里的死鸡夺了过来扔掉，带着女儿又去找李姑。

将情况给李姑一说，李姑脸色顿时就变了，说闺女身上的这个东西，竟然连晓鸡都不怕，不简单啊！看来用一般的法子是不成了，只能给闺女认个干爹了。

李姑说，闺女之所以被脏东西缠上，除了自己身虚体弱外，还因为没有祖荫庇护。一般大家族的人，或者世家子弟，逢年过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祖了，为什么越是世家子弟越在乎祭祖这回事呢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家族逢灾遇难的时候，自会有先人坐镇，替子孙们挡灾抵厄，所以好多名门望族才会历经多年兴旺不衰。

而一般的普通人家却往往并不在意这些，不供奉先人牌位，不祭祀祖宗，与先人断绝了联系，所以不能承受祖荫，得到先人的保佑，遇到些什么灾厄，自然也就没有先人出手相助了。

而且这祖荫也是祖上积年累世积攒下来的福报，有的人家祖辈行善积德，这份福报就会惠及子孙后裔，保佑着子孙们运势亨通，无灾祸之扰，邪祟不侵。

让孩子认个有福气的人做干爹，也就是给孩子找个靠山，借人家的福气来让孩子逢凶化吉，让人家的先人护孩子周全。

「但是，」李姑皱了皱眉头又说道，「你闺女的这种情况，怕是找一般的人认干爹已经不顶用了，只能找他试试。」

秀芝忙问「他」是谁，李姑却没有明说，只是给了秀芝一碗白米饭和一双筷子，又要了孩子的生辰八字，刻在了一把长命锁上，要秀芝拿着这些东西出了村子顺着一条往西的土路走，走上二十多里路，这时天也差不多黑了下來，就会看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。进了村子走不了多远，会看到一棵被剥了皮的大槐树，大槐树的后面就是那个人的家了。

「你把筷子插在米饭上，和长命锁一起放在他家门口，他就晓得是啥意思了，如果他肯收下米饭，那这事就成了，这把长命锁他自然也会给你锁上。长命锁要由干爹亲自上锁，可避灾延寿，逢凶化吉，到时候你把长命锁给闺女戴上，闺女的命也就被锁住了，而有他做闺女的干爹，你闺女也就有救了。」

顿了顿，李姑接着又说道：「只是这认干爹啊，也不能白认，逢年过节，你别忘了带着闺女去看看他，给他烧上几炷香就行。」

秀芝听到这有些糊涂，鬼不才给上香呢吗？活人咋还给烧香嘞？但她也没细想，带着闺女拿着东西就上了路，走了也不知道多久，直到天色渐渐黑了下來，秀芝终于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荒凉的小村子，应该就是李姑说的那个村子了。

进了村子后，秀芝却发现有些不对劲，这村子很是诡异，脚下满是落叶，铺满了路面，路的两边都是半人高的荒草，也无人打理，给人一种荒凉破败的感觉。

这村子里难道没有人吗？秀芝觉得有些奇怪，继续往前走，四周有许多被剥了皮的枯树以及破败的房屋，那些房屋似乎很久都没人居住了，但每间房子里都点着蜡烛，却又看不到人影，蜡烛的火苗映照在窗纸上，忽明忽暗，不停地摇曳着，晃得秀芝心里也忐忑不安起来，偌大的一个村子，却无一丝声响，没有人声，也没有狗吠，寂静得可怕。

「奇怪，这村子里的人呢？」秀芝嘀咕着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不一会儿，果然见到了一棵大槐树，树皮同样被人给剥了去，槐树的后面有几间泥瓦房，其中一间点着蜡烛，房门紧闭着。

「看来应该就是这户人家了。」秀芝上前敲了敲门，然后按照李姑说的把筷子插到米饭上，和长命锁一起放到了门口。

过了没多大会儿，就听屋里传来了老人的咳嗽声，秀芝见窗户纸上映出了两个人影来，都佝偻着身子，似乎是老两口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太太。

老头从门缝里伸出手来把米饭和长命锁拿进了屋里，他端着米饭闻个不停，很饿的样子，老太太似乎不大乐意了，骂他嘴馋，让他别吃，把米饭还回去，省得招来了祸端。老太太说话的声音很怪，腔调很尖，缥缥缈缈的，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。

老头没有理会老太太的话，还是端着米饭一直在闻，闻着闻着打了个饱嗝，似乎吃饱了的样子，放下了碗，把长命锁从门缝里丢了出来，秀芝捡起来一看，见长命锁已经锁上了。她知道这事成了，就把长命锁挂在了女儿的脖子上，刚想走，屋里忽然传出声音来，是那个老头的声音。

老头说，既然我们成了干亲，今个就别走了，这村子不太平，一到夜里有很多狐狸野狗，你们就留在这住一宿吧！

这深更半夜的，秀芝也害怕走夜道再有什么危险，她虽然觉得这老两口也很怪，甚至整个村子都透着怪异，但毕竟是李姑让过来的，料想老两口也不是坏人，于是就应了下来，推门进去一看，老两口却不见了，喊了几声，也没人回应，秀芝估摸着这老两口大概是从后门出去了，觉得他们还真是怪人，留自己住宿，自个却走了，但也没多想，见屋里有张炕，和闺女一起就睡在了炕上。

夜里她睡得迷迷糊糊的，隐约听到有乒乒乓乓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打架似的，声音嘈杂，好像人还不少，一直折腾了大半夜，这个声音才渐渐消失了，秀芝只当是外面的风声，也没有在意。

第二天，秀芝一觉醒来觉得有点冷，风有点大，吹得她凉飕飕的，她睁开眼一看，顿时就蒙了，自己哪里是在屋子里，而是睡在了荒郊野外，四周也没有屋舍，一眼望去全是荒坟，而她和女儿就睡在一座荒坟旁边。

那座荒坟不知怎么的被人给挖开了，里面的两副棺材也被人给破坏了，尸骨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外边，看着着实吓人。

秀芝被吓得头皮发麻，拉着女儿撒腿就跑，女儿一边跑一边咯咯地笑着，脸上诡异的神情让秀芝不禁打了个寒战，秀芝发现女儿脖子上戴着的长命锁已经断了，心里更加地惊恐。

秀芝又找到李姑，想要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，李姑正在烧香，对着神像一直在磕头，过了许久才起身，她脸色不大好，紧蹙着眉头，秀芝刚想要说话，李姑却摆了摆手，说事情她已经知道了。

李姑说，老杨头已经给她托过梦了，把事情都告诉她了。老杨头就是秀芝昨天看到的那个老头，李姑说，他不是人，而是鬼。

秀芝早就觉得那老两口奇怪，但现在听李姑说出来，还是吃了一惊，问李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李姑告诉秀芝，她让闺女认的这门亲，是阴亲，也就是找个死人做闺女的干爹，因为阳间的东西已经压不住闺女身上的邪祟了，只好找个阴间的压，怕秀芝害怕不敢去，所以才没有提前告诉她，却没承想，最后还是没能压住，就连老杨头都栽了跟头。

说到这，李姑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畏惧，她说老杨头可是那个鬼村的族长，无论生前、死后在村子里都有很大的威望，是可以喊动村中所有鬼民的，没想到就这样还是没能打过，还被人给挖了坟抛了尸。

秀芝听说那是个鬼村，这才明白为什么村子里处处透着诡异了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后怕不已。李姑告诉秀芝，说那虽然是个鬼村，但也不用害怕，因为那个村子里的「人」都是好「人」，而非恶鬼。

李姑说，那个村子早年也是个宁静祥和的小乡村，村民们勤劳和善，人都很好，可后来发生了大灾荒，那场灾荒很大，席卷全国，四周邻县也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，村里人逃荒都没处逃，那个村子大多又都是些老弱病残，所以没能扛过去，树皮啃光后，最后整村人都饿死了。

但他们心里不甘啊，好不容易打跑了鬼子，又熬过了内战，以为终于能过上好日子了，却又摊上了这种百年难得一遇的大灾荒，死得太冤了，他们心里又怨又恨，整个村子怨气冲天，或许是因为怨气太大，村子里死去的人都不入轮回，仍旧居住在村子里，那个村子就这么成了鬼村。

虽说那个村子的人有怨气，又都成了鬼，但从来没害过人，相反有时还会帮助人。

李姑说，她和那村子里的老杨头熟识，有时给人看事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常去麻烦他，老杨头也是饿死的，嘴馋，所以常常会给他供上一碗白米饭，老杨头一高兴，事就应下了，这次也是，本想着让老杨头帮孩子一把，却没想到孩子身上的邪祟竟然这么厉害，反倒把老杨头给害惨了。

李姑说自己得知连老杨头都没能压住那个邪祟的时候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碰到过，也不知道孩子身上的邪祟到底是什么来历，竟然这么凶。

秀芝一听心顿时就凉了半截，跪求李姑一定要救救孩子，孩子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她也活不下去了。

李姑思忖了一会儿，悄悄把她拉到一旁，告诉她说闺女身上的脏东西估计来头不小，无论地上的还是地下的都压不住它，看来只有天上的才行了。

秀芝听不大懂，问李姑到底应该怎么做，李姑说，得找个菩萨来压它，要用供奉了十年以上开过光的菩萨画像才行，只是这供奉了十年以上的菩萨像并不好找，能不能寻得到，就要看孩子的造化了。

找到菩萨像后，挂到孩子睡觉的屋里，不出两天，就能把孩子身上的脏东西给镇得魂飞魄散，让孩子恢复过来。

秀芝一听安了心，这事并不难办，说来也巧，她邻居家的那个婆婆就是信佛之人，吃斋念佛多年，家里也有菩萨画像。

她把这事给李姑一说，李姑也很高兴，说看来这闺女运气不错，命不该绝，事不宜迟，让她赶紧回家去借菩萨像。

秀芝领着孩子走的时候，李姑送她们出门，孩子这时却忽然回过头来，冷冷对李姑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，你就要死了。

李姑一听顿时就愣住了，手里常年拿着的佛珠陡然断开，珠子洒落了一地。秀芝望着陌生的女儿也是惊惶不已，帮李姑把佛珠捡起来后，赶紧拉着女儿走了。

回到家后，她赶紧去找邻居婆婆借来了菩萨像，挂在了睡觉的里屋，又供上香火，跪拜菩萨，祈求能够驱邪镇鬼，保佑女儿赶快痊愈。

晚上的时候，秀芝和女儿睡在一张床上，夜里也不知道几更，她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忽然闻到一股怪味儿，似乎是什么东西被烧着了，她赶忙睁眼一看，眼前的一幕让她寒毛直竖，墙上挂着的那张菩萨像，竟然自燃了起来，火光中，身坐于莲花台上的菩萨双目泣血，面露悲色，竟是说不出的诡异。

而女儿正站在床边，望着墙上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菩萨像咯咯笑着，嘴里还低声念着什么。大晚上的，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女儿的声音依稀可闻，似乎是在念一首童谣，「鼠耗出头年，九州降大难，遍地枯骨堆，井里尸满填，只听鬼哭坟，不见神仙怜。」

女儿稚嫩的声音让人听了却有种说不出的寒意，秀芝又惊又怕，不想女儿身上的鬼东西竟然连菩萨都不怕，那谁还能压得住？她心急如焚，把女儿锁在屋里，自个又去找李姑，想要问问李姑还有没有什么办法。

等走到李姑家，天已经大亮了，李姑家门前站着许多人，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秀芝上前询问，一个围观村民的话让秀芝大惊失色，李姑死了，早上的时候被人发现吊死在了房梁上，而且李姑死得很蹊跷，脚下没有垫脚的工具，就像是被人给拉到房梁上吊死的一样。

她知道，这是那邪祟在报复啊！报复李姑多管闲事，这下不仅女儿没能救下，反倒把李姑给害了，她心里愧疚，又惦记着女儿的安危，一时间心乱如麻，跌跌撞撞跑了出去，一边哭一边往回走，哭哭啼啼的，也没怎么看道，走着走着，忽然与人撞了个满怀。

抬头一看，见是个老道士，这个道士她也认识，是附近一座荒山小庙里的道士，经常下山给人做法事，过去村子里有过几次白事请过这道士，秀芝一寻思，道士不就是降妖除魔，给人消灾祛难的吗？绝处逢生，秀芝一把拉住了他，跪下就给他磕了几个头，请求老道士帮帮自己。

老道士很随和，把她拉起来问出了什么事情，秀芝就把自己女儿中邪的事从头到尾讲了出来，当老道士听到连菩萨都压不住那邪祟的时候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说这个邪祟凶成这样，看来确实非同小可，他要亲自去看看。

秀芝就带着老道士回了家，推开房门，道士一见到秀芝的女儿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把秀芝拉到一旁，他告诉秀芝，怪不得连菩萨都降不住，闺女身上的这位可不是一般的邪祟，而是鬼煞。

「俗话说，夜行千万鬼，鬼煞走第一，这煞啊，可以说是鬼王了，身上怨气冲天，凶得很，而且这鬼煞是有怨的人死后化成的，往往死得比较冤，身上有因果，就连菩萨也不敢轻易沾染，所以才没能压住它，但这鬼煞凶归凶，倒也不是完全没办法降服，只要找出它的怨念所在，化解了它的怨气，消泯了它的执念，鬼煞自然也就消散了。当务之急，是要先知道这鬼煞的来历，才能对症下药。」

关于这鬼煞的来历，秀芝并不清楚，但她知道肯定与那口井有关，于是便带着老道士来到邻居婆婆家，把来意一讲，邻居婆婆也知道这事人命关天，叹了口气，没有隐瞒，将那口井的事情一五一十和盘托出。

事情还是要从子鼠年的那场大灾荒说起，当时旱灾严重，天上滴雨不下，河渠干涸，不仅地里的庄稼被旱死，甚至连人都没有水喝，大槐树下的那口井打得很深，开始还有水，可慢慢井水越来越少，水位越来越低，打上来的水都是些黄泥汤，根本没法喝，这口井是村子里最后的水源，井一枯，那整个村子的人都得渴死。

当时村民愚昧，也不知道是谁传谣，说这井之所以要干涸了，是因为井龙王降灾，要想平息井龙王的怒火，就得献祭，要往井里扔童男童女才行。

开始村民们也都不信，谁家的娃谁心疼，谁舍得扔井里，但后来井里的水越来越少，连黄泥汤子都打不出来了，村民们就寻思，这样下去早晚也是个死，倒不如试试，于是就劝村里的一个寡妇，让她把五六岁的小女儿献祭给井龙王，作为补偿，村里人凑出一瓢米来给她。

这寡妇家有两个孩子要养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那会家家户户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这寡妇男人死得早，家里本来就贫困，更是早已无米下炊，一家人天天就啃树皮吃麸糠过活，吃得两个孩子面黄肌瘦路都走不稳，而一瓢米可以撑十多天，寡妇就动了心，毕竟再熬下去两个孩子都活不了，倒不如拿小女儿的命来保全儿子，也能给自己过世的男人留个后。

寡妇就骗小女儿，说要领着她去买花头绳，把她带到了井边，寡妇心里也难受，来的时候一路上哭得肝肠寸断，走走停停，几分钟走到的路生生走了一个多时辰，等来到井边，寡妇又死活下不去手，然后让女儿在井边等着，说去给她买花头绳去，又跑远了大哭一场，这才回来趁着女儿不注意把她推到井里。

说来也怪，此后没过多久井里就涌出了水来，村民们都很高兴，以为这下子村子有救了，但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天井里的水又干涸了，这时又有人说是因为献祭的人不够，还得继续献祭才行。

村民们愚昧，听信了谣言，虽然不舍，但为了活命，只好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扔，但扔到井里的却都是女孩，没有一个男童，短短数日，村子里竟再也找不出一个女娃来，然而井里的水却一直没有再涨上来，村民们这才知道被谣言所骗，后悔不迭。

万幸的是，没过多久下了一场雨，缓解了旱情，村民们这才得救了。

后来灾荒过去，村子也渐渐恢复了正常，但那口井却成了全村人的忌讳，没人愿意提起，而且经常有人看到那口井边站着个扎着俩小辫的女孩，翘首以盼，似乎在等人的样子，有人说，那个女孩像是寡妇的小女儿，在等她妈妈给她买花头绳呢！

那口井里本来就死过那么多女娃，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，让村子里人心惶惶，没过多久，那口井就被村人用大石头给压上了。井附近随之也成了村子里的凶地，没有人敢轻易踏足，村民们宁愿绕道走，也不愿打井边过。

老道士听完叹了口气，说寡妇的小女儿被她亲娘推到了井里，本来怨气就大，再加上后来井里又死了这么多的女娃，井里怨气冲天，成了养煞之地，才把她给养成了鬼煞，这怨魂啊，一旦成了煞，被怨气侵蚀，就丧失了自己本来的心智，变成只知嗜血吃人、伤人害命的邪祟，但这女娃虽成了煞，心中却仍留

有执念，记得临终之事，保留了一丝神识，在井边等待她娘回来，实属难得。

道士望着秀芝又说道：「只是这一等便是多年，她或许是等不来她娘，才想要从井里出来，抑或是见到你与女儿在一起，触景生情，觉得你像她娘，才附了孩子的身。但想来她应该是没有恶意，否则以这鬼煞的能耐，你们又怎能活到现在呢？」

秀芝一心想着女儿的安危，便问道士应该怎么办。

老道士说道：「既然已经知道了这鬼煞的来历，明白了她的怨念所在，那就好办了，只要找到她娘，让她娘拿着花头绳把她给接走，她怨念不复，执念不存，自然也就消散了。」

这时邻居家的婆婆却说道，你们想要去找那寡妇帮忙，这事却是不大好办，当年的那场大灾荒，她虽然拿女儿的命换来一瓢米，但又能够吃几天呢？大灾荒还没过去，她儿子就被饿死了，她虽然活了下来，却因为儿子的死变得痴痴癫癫的，后来被邻村的一个亲戚接走照顾，现在应该还在世。

老道士想了想，说只要她还活着，自己就有办法，然后向邻居婆婆要了寡妇亲戚家的住址，和秀芝一起赶了过去。

找到寡妇后，秀芝见她果然痴痴癫癫的，头发已变得花白，满脸的凄苦，她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枕头，煞有其事地轻晃着，做出哄孩子睡觉的动作，嘴里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。

她亲戚说，自打她儿子死后，她就疯了，现在整天拿着枕头当儿子，哄「儿子」睡觉，喂「儿子」吃饭，连睡觉都不肯放

手，说要让儿子长得白白胖胖的，等以后还要给儿子娶媳妇，生个大胖小子。

秀芝忽然觉得有些心酸，湿了双目，不是被眼前寡妇的思子之情所感动，而是因为她明明还死了一个女儿啊！

老道士在征得寡妇亲戚的同意后，从寡妇手指上取了几滴血，回去之后扎了一个纸人，将血滴到纸人上，道士说，这纸人沾了寡妇的血，可以骗鬼。然后让秀芝去买了很多花花绿绿的花头绳，放到纸人的手上。

晌午的时候，老道士让秀芝把女儿用麻绳绑在一棵大树上，他做了一个手势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纸人这时如同被操控的木偶一般，竟自己站了起来，缓缓向着秀芝的女儿走去。

秀芝的女儿看到纸人，忽地双目圆睁，怔怔地望着纸人，眼中满是委屈，她张开小嘴，似乎想要喊妈妈，然却声若蚊蝇，这两个字，她始终没有喊出口。

她挣扎着，想要向纸人扑过去，却一直被绳子束缚，忽地，一个模糊的身影自秀芝女儿的身上跃出，那个身影笼罩在一层烟雾中，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，却依稀可见扎着两个小辫儿，踉跄着向纸人跑去。

她一手接过纸人手里的手头绳，一手紧紧拉住纸人的手，纸人带着她向日光下走去，乍一碰到日光，她顿时浑身冒出一股烟气来，滋滋作响，她只是一怔，却并没有松开纸人的手，任凭纸人领着她在日光里前行，她身上笼罩着的烟雾渐渐被日光刺

破，面容慢慢变得清晰起来，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，稚嫩的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蹦蹦跳跳地往前走着。

然秀芝却注意到，那灿烂的笑容下，小女孩的眼角却有眼泪流下来，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。

走着走着，在日光的照射下，她的身影渐渐变得越来越淡，很难受的样子，但她却始终没有放开纸人的手，反而越抓越紧，直至纸人的手被抓成纸片，直至她消失不见，随风消散。

道士说，她被抛弃了这么多年，等了这么多年，盼了这么多年，就为能等到她娘，让她娘领她回去，怎么可能还会撒手呢？能等到她娘来，她已经得偿所愿，没了怨气，被日光一晒，自然也就魂飞魄散了。

道士叹了口气，似乎心有不忍，摇头离去。

秀芝心中也是五味杂陈，鬼煞虽恶，却终究不过是个孩子，心心念念的，不过是等她妈妈从那个阴暗漆黑的井里将她接回去罢了，最后却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，也是让人怜悯。

她望着地上散落着的花头绳，不禁一阵感慨。回过头来，给女儿解开了绳子，女儿像是刚刚睡醒的样子，喊着妈妈，秀芝抱起她往家走去，一路上抱得很紧很紧。

（完）

□ 蓬莱夜话

